

與 立夫先生 一席談

本社

一個學爬山的人，首先要選擇不太高的山，慢慢地體力加強了，技術高明了，便要爬較陡峻的山。大屯山爬過了，便要爬奇萊山；奇萊山爬過了，便要爬玉山諸峯。

爬上一個高峯之後，還有另一個高峯，這是永無止境的。當人們爬登了額菲爾士峯絕頂，還要登陸月球；登過月球，又在盼望金星了。

雖然明知額菲爾士峯頂只不過幾堆亂石，月球表面更是荒漠不毛，但人們一個勁兒往高處爬。

也許這就是人生的真諦。



立夫先生

四月十三日週會，陳董事長蒞校講演，我們勵進社很榮幸地能在會後得與立夫先生一席談，時間雖不長，但能夠一睹黨國元老之風顏，亦足以慰吾輩莘莘學子孺慕之情了。這次談話目的在於抱著「聞一言以自壯」的態度；懇請陳董事長就個人對於中國藥劑之了解，為「實迷途其未遠」的同學做一番心理建設。

以下是立夫先生談話的梗概：

藥這個東西實一個國家民族的生死問題。藥的用意在延命，放開來說，就是種族命脈的延續。吾知，水能載舟也能覆舟；藥，如果用得不，其遺禍之大，十足堪憂。所以，這個關亡續絕的東西，絕不容漠視、濫用；尤其的藥物，一定要中國人自己來嚐試，自己、創造。絕不能依靠人家。

我在這兒要強調一點——依中國藥之，我們可以發明許多新的東西出來。藥之是偶然的，譬如盤尼西林的發現就是一例。我們不要以為自己落後，其實中藥是奧妙的，中國藥師在這方面有很多東西可驗發展。例如：

有位姓張的太太罹患皮膚病，西醫不醫總是醫不好；後來又跑到美國找最有

皮膚科大夫，也治不好。沒有辦法之下只好回國，用雪花膏姑且診治，誰知這「姑且」竟使痊癒。還有一例：

我家裡的狗得了皮膚病，狗醫師說是黴菌感染，打針吃藥不見好轉。我不相信醫不好，試著讓牠吃中藥，並且用草藥淨洗，一個星期後慢慢好起來，後來黴菌全「沒」了，狗醫師也不知道什麼道理。

我一直有個信念：我相信病一定可以醫得好。今天要做一個中國發明家很容易，只要你肯在中藥這方面研究、試驗，一定會成功。我如果是你們，我一定知道我要怎麼做，我一定會有發明的。

我如果是你們，我一定知道我要怎樣做，我一定會有發明的。



與立夫先生

專

訪

